



向伟大的鲁迅学习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向偉大的魯迅學習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57年·長沙

編號：(湘)0354

向伟大的魯迅学习

編 著者：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出 版者：

(湖南音書刊出版業費准許證出字第第一号)

長沙市中華書局

印 刷者：湖 南 印 刷 厂
地 址：長沙市泰興中路

發行者：新 华 书 店 湖 南 分 店

开本：787×1092 纸 1/32

1957年6月第 一 版

印数：2 1/2

1957年6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52,000

印数：1 —— 15,200

統一书号：10109·107

定 价：(6) 0.22 元

前記

去年的10月19日，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、革命家、文学家鲁迅逝世二〇周年，湖南省会各界组织了盛大的纪念活动。我们从许多次报告会的讲稿中及本省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里，选出一部分，经作者修改订正后，编印出版。本书虽不是系统的全面的论述鲁迅，但这些文章对鲁迅的革命思想、战斗精神和他在文学事业上的伟大贡献等，都有所介绍。其中有的文章还联系了当前的实际情况，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学习鲁迅的一些有益的意见，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鲁迅，学习鲁迅。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57年4月

目 錄

- 魯迅是怎样成为共产主义者? 魏东明(2)
从“中国地質略論”看魯迅早期的爱国思想..... 韓罕明(10)
發揚魯迅的現實主义精神,
 抵制教条主义与党八股..... 汪潔白(14)
略述魯迅的文学理論..... 高岳森(28)
魯迅論現實主义..... 楊 罷(40)
在“百花齐放,百家爭鳴”的时代里學習魯迅先生... 李桑枚(62)
魯迅与妇女..... 梁 再(67)

魯迅是怎样成为共产主义者的？

魏东明

一、最可宝贵的品格

鲁迅先生一八八一年九月廿五日生于绍兴城内一个封建大家庭里，祖父是翰林，在北京做官。鲁迅从小读书做事就极认真。他摹画，抄书，订本子，都是专心致志一丝不苟的。他爱有图画的书籍，十几岁时，他有一本二十四孝图，对老莱子采服娱亲和郭巨埋儿这两个故事，那时候他已经想到是不近人情和残酷可怕的了。

十三岁时，他的祖父因事下狱。在这之前他父亲已经重病经年，他有四年多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之间，家庭因而破产。在家庭生活和地位下降之中，鲁迅从小就更为深刻地接触了本阶级的人物：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墮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。”（“呐喊”自序）另一方面，他的母亲家在农村，他小时候常随着母亲住在农村中間，和一些农民子弟结下了早年的友谊，农民的纯朴性格在鲁迅的回忆中是很深刻的。在他的创作“故乡”和“社戏”里，作者对闰土和阿发等等，是怀着深厚的感情的。

绍兴的破落了的读书人家的子弟，所常走的两条路是做“绍兴师爷”或做商店学徒，可是鲁迅不肯学做幕友和商人，他要找一条新的道路。他十八岁时，到南京考入了水师学堂，因不满于

这个学校的烏烟瘴气，半年以后就改进矿路学堂，畢業之后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。魯迅在东京看不起那些学法政、警察的，他对热心于做官和弄錢的人都看不起。他学的是医，一方面是父亲的病引起他对病人及其家族的同情，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他认为日本維新是受了西方医学的影响之故。

二十一岁时在日本留学的魯迅，受到的刺激，引起的情緒，在一首自題小象的詩里記了下来：

“灵台无計逃神矢，
風雨如磐闔故园。
寄意寒星荃不察，
我以我血荐軒轅。”

第一句說心上不能不受刺激，第二句說故国黑暗，風雨飄搖，第三句說同胞們还不覺醒，第四句說自己誓以生命貢獻給祖國。这是魯迅先生在一九〇一年时候的决心書。

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發，那时魯迅在日本仙台医科專門学校讀書。在一次看电影的时候，銀幕上出現了中国人被日本軍队捆起来砍头示众的場面，據說明这人是做俄軍偵探的，許多圍在旁边看的人也是中国人，神情都是麻木不仁的，日本学生們鼓掌喝采了。而魯迅先生从这一影片中受到很大的刺激，他認為強壯的体格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最重要的是改造人們的精神，因此他决定放弃学医，提倡文艺运动，这一学年还没有完，在一九〇五年他就离开仙台，后来在东京研究文艺。

是非明确，爱憎分明，言行一致，对祖国与人民有深厚感情，全身心投入社会改革的斗争中，这是魯迅先生早年已經形成的可貴的性格。

二、最初是个进化論者

魯迅先生是为了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(用他自己的話就是：“改变他們的精神”)，才从事文艺运动的，因此很自然的是，他首先要探討新的理論，并把这些理論介紹給众人。一九〇七年魯迅給“河南”杂志写了一些文章，現在收入論文集“坟”里的前四篇就都是的。第一篇“人的历史”是介紹达尔文学說，关于人的起源的。第二篇“科学史教篇”是介紹科学与哲学發展的历史的，他指出当时追求新学，摹仿西方的人只注意提倡實業，講究洋槍大炮，坚甲利兵，不知道必須提倡科学才能發展實業，而从事科学必須要有理想。这文章結尾处說：不仅要有牛頓，也要有莎士比亞，不仅要有康德，也要有裴多菲。第三篇“文化偏至論”进一步力排众議，独抒己見。他指出“……軽才小慧之徒，于是竞言武事；……謂鉤爪鋸牙，为国家首事……虽兜卒深隱其面，威武若不可陵，而干祿之色，固灼然現于外矣！”他的正面主張是：“今为此篇，非云已尽西方最近思想之全，亦不为中国將来立則，惟疾其已甚，施之抨彈，猶神思新宗之意焉耳。故所述止于二事：曰非物質，曰重个人。”“是故將生存兩間，角逐列国是務，其首在立人，人立而后凡事举；若其道术，乃必尊个性而張精神。”正是因此，第四篇“摩羅詩力說”他特別介紹了歌頌自由，反抗压迫，抒發个性，志在革新的詩人与詩篇：如英國的拜侖，俄國的普式金，波蘭的密克威支，匈牙利的裴多菲等人，而篇末大声疾呼地說：“今索譜中国，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？”

魯迅最初接受的思想是达尔文的进化論，从論文集“坟”里“我們現在怎样做父亲”一文中，也可看到魯迅的正面主張是根

据进化論观点而来的。尼采的“超人”的論調，和易卜生的反庸俗群氓的主張，对魯迅也有影响。把文艺看成改造人民精神的首要运动，其实也是一种唯心观念。

魯迅在一九〇八年听章太炎講学，并参加了章太炎發起的“光复会”做会员，次年回国在杭州师范做生理学化学教員，次一年做紹兴中学教員及监学，他一直做着結合同道，培育青年的工作，摸索着改革的道路。正是因此，辛亥革命的当时，紹兴各界开会，他被公推为主席，后来又做了师范学校校長。他热情地迎接这次革命，得到的却是失望。因此魯迅有一个时期比較消沉，在北京教育部做部員的时候，他住在紹兴会館里自己抄古碑。因为魯迅是切实去做改革社会的工作的，所以他深刻認識改革的不易，他說过：在中国，甚至于搬一張桌子，裝一部火爐都要流血，流了血还搬不动，裝不上。他把中国比做一間絕无窗户而万难破壁的鐵屋子，然而他并不贊成绝望。他常引用裴多菲的一句詩：

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。”

所以当五四运动前一年，“新青年”編輯部要他写稿子的时候，他又起来呐喊了。从一九一八年他發表了“狂人日記”起，魯迅在向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的进攻中显露出極其光輝的形象，他在写小說的同时，写了長篇的論文和短篇的隨感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向黑暗势力搏斗。魯迅对敌人的暴露是深刻入骨的，对同伴們的鼓舞也是不同凡响的，他把黑暗揭穿，使我們看了以后忍无可忍，奋起抗爭。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，他說过：古代历史直截了当的說，只有兩种时代：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；二是暫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。而創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

過的第三样时代，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。又說過：“这人肉的筵宴現在还排着，有許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。扫蕩这些食人者，掀掉这筵席，毀坏这厨房，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！”（一九二五年“灯下漫筆”）但是走什么样的道路，魯迅先生却很老实的回答說他不知道，而且自己正在寻找。“倘說为別人引路那就不容易了，因为連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。”（“写在‘墳’后面”）所以他在小說集“彷徨”的第一頁上引了屈原的“離騷”里一段話做題辭，最后的兩句話是：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
吾將上下而求索。”

三、怎样成为共产主义者？

苏联十月革命以后，馬克思主义傳入了中国，为什么魯迅沒有迅速成为馬克思主义者呢？他在守常文集“題記”中說到过：“因为所执的業，彼此不同，在‘新青年’时代，我是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線上的伙伴，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，譬如騎馬不必注意于造桥，炮兵无須分神于馭馬，那时自以为尚非錯誤。”当时魯迅对馬克思主义很少涉獵，仅有的是一些有关文艺的杂著，这从“魯迅的日記”中每年附記的書賬里可以看到的。还有就是魯迅从外国杂志中看到資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一些反宣傳，也影响了魯迅对苏联的看法。再有一点，从魯迅原有的思想体系和生活圈子看来，与馬克思主义也还是有距离的。可是，魯迅在深刻地觀察与体验中所达到的見地与馬克思主义者，不少是很相近的，例如在“娜拉走后怎样”中說到的妇女必須为經濟生活的独立而斗争，又如在“論費厄泼賴应当緩行”中的战斗精神，又如在与陈源的

論爭中指出沒有站在斗争之外的“閑話”等等。魯迅之接受馬克思主義，是在實踐過程中用事實糾正了他的某些舊的見地之後開始的。他幾次說過原先他以為青年一定勝過老人，可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，他亲眼看見同是青年而分為兩個陣營，有的英勇不屈，從容就義，有的投書告密，助官捕人，因而他的進化論的觀點被轟毀了。魯迅說過：使他認識階級鬥爭的，不是那些宣傳階級鬥爭的人，而是那些嘴上不說，不承認世間有階級鬥爭的人。魯迅在广州亲眼看到革命者的犧牲流血，他自己奮起抗議，沒有效果，他的悲憤是無言可說的，因此他把這時期編成的文集稱為“而已集”，寫上了无限悲憤的題詞。

魯迅去到上海後，與“創造社”諸人的論爭是革命營壘之內的爭論，這爭論的基本原因是當時革命文化隊伍還很幼稚，因此發生錯誤，把斗争鋒芒對向了同盟者。這一論爭的收穫之一，正如魯迅所說，他要感謝“創造社”的，是他們“擠”他看了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，從而糾正了他過去只相信進化論的偏頗。事實上魯迅钻研馬克思主義的原因，當然不會這樣簡單。可以想到的是，當時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成就，已逐步顯露出來，非欺騙歪曲所能掩蓋。這時候也正是魯迅在斗争中遭受了挫敗，舊的見解受到打击，自己正要探索新的途徑，找尋新的武器。正如他自己的一首詩里所說：

“寂寞新文苑，平安舊戰場，
兩間余一卒，荷戟獨彷徨。”

魯迅後來在一九三四年答國際文學社問的時候寫過：“先前，舊社會的腐敗，我是覺到了的，我希望着新的社會的起來，但不知道這‘新的’該是什么，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，是否一定就

好。待到十月革命后，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創造者是无产阶级，但因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，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，并且怀疑，現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，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現，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，而且增加了許多勇气了。”

还有一点，魯迅到上海后过从很密的，有一些年輕的革命者如柔石、馮雪峰等，他們是不能不互相影响的。馮雪峰在“回忆魯迅”書中講到过，一九二八年魯迅先生曾送給他一本日文的辯証法。至于魯迅与瞿秋白之間的友誼，更是可以傳之后世，垂为典范的了。

魯迅一經钻研馬克思主义理論，以他的鍥而不舍的精神和深刻入骨的分析，就象非凡的战士掌握了非凡的武器一样，立刻使战斗显得出色，耳目为之一新。魯迅夫人許广平写道：“……社会科学方面，原先他并不十分注意；但是一旦注意了，他讀的書就真可惊，从一九二九年起，三四年間几乎每天手不釋卷的在翻看这方面的著作，以后一有功夫，也还是如此。”（“欣慰的紀念”136頁），魯迅學習理論是密切結合实际結合当前的斗争的。他翻譯新的艺术理論，不是把革命理論当做教条，而是当做武器来使用，碰到对手时就一笑，碰到自己时就忍痛，“用馬克思主义之火，煮自己的肉”，这样来鍛煉与提高自己的战斗能力。正是因此，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，魯迅先生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的講話，才形成了魯迅先生思想發展的新的高峰，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偉大的里程碑。这一輝煌的革命文献，是愈經時間考驗，愈益显示其內容的丰富与深刻的。

魯迅先生由前期的进化論到后期的阶级論，由封建社会的貳臣逆子到无产阶级的战士，其發展脉路是异常鮮明的，正如先

生自己所說：“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，毫不可惜它的潰滅，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，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，却是的確的。”魯迅後期的雜文，較之前期不但立場鮮明，充滿對革命的樂觀情緒，而且內容更為深廣，分析更為透辟。“偽自由書”、“南腔北調集”、“淮風月談”、“花邊文學”、“且介亭雜文集”等等，合起來就是從“九一八”到“七七”那一時代的解剖。這些文章，不但教育了當時的一代人，而且將要繼續教育我們的後代，認識光明與黑暗的搏鬥，正面與反面的臉譜：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，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。魯迅的全部著作，展示了這一代巨人的面貌，也展示了中華民族半個世紀的脚步。他的作品不但永久存留在中國人民的心上，而且早已走出中國，成為世界人民精神財富的一部分。學習魯迅的著作、學習他的工作作風與鬥爭精神能夠提高我們的勇氣與信心，使我們在科學與藝術各方面對全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。

从“中国地質略論”看魯迅 早期的爱国思想

韓 罡 明

魯迅为国为民尽瘁了一生，少年时期即具有爱国思想。他是抱着“科学救国”的理想，于1898年离家到南京学“水师”，学“矿路”，繼于1902年东渡日本准备学医的。据现有資料看，魯迅最早發表有关国計民生的言論，是始于1903年，那时他还不滿22岁。

就是在1903年，他以“我以我血荐軒轅”的詩句，立下了以身許国的庄严的誓言。同年發表的“斯巴达之魂”，以激昂慷慨的笔触，傳述古希臘的壯烈的爱国故事，借此激励国人奋起救国，也即是他在踐履誓言的开始。“科学与爱国”，是他当时服膺的“二物”。因此，他用切实的科学工作来实行他的爱国的宏愿。也就在1903年，他撰述了“說鉅”与“中国地質略論”兩篇科学論著，前者是关于鑄的發明的最早的介紹，后者也是最早的研究于中国矿产的研究。

“中国地質略論”是魯迅早期很值得注意的著作，原載于“浙江潮”第八期，署名“索子”，随后改編为“中国矿产志”，于1906年單行出版，署名是与顧琅合編，而实际是魯迅一人执笔。
① 魯迅学矿原有心得，“慨祖国地大物博之无稽”，便撰述“中国地質略論”，“罗列全国矿产之所在，注之以圖，陈之以說，使我国民深悉国产之所自有，以为后日开采之計，致富之源，

强国之本，不致家藏貨宝为他人所攘夺，用心至深，积虑至切，……深有裨于祖国也。”②

不待說，魯迅这篇“中国地質略論”，發表最早，論述精詳，影响也大，是有它的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的。其中有关專門科学的，留待專家研究，我这里要談的是貫串在这篇論著中的著者的爱国言論。这些言論，我覺得，对于研究魯迅早期的爱国思想，特別具有重大意义。魯迅当时撰述此篇論著，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科学著作，他是把“科学与爱国”二者滲透融合，有意識地寄予他的爱国主义的热望的。他在“緒言”中說是全篇“空譚几溢于本論”，所謂“空譚”，即是著者的如泉迸涌的爱国的呼声。他首先这样热情洋溢地歌頌祖国：

“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，而实世界之天府，文明之鼻祖也！”

然而，最可爱的祖国虽地大物博，竟“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形圖”，“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質圖”，而“五印詳圖”，却“招颺于倫敦之肆”，确是“令吾惧”，“令吾悲”。著者以悲憤的心情，指出許多外国“殖民者”以“幻形旅人，变相偵探”，“不憚重繩，入吾內地”，“跋陟山川，探索秘密”，“足迹所至，要索隨之”，“既得矿权”，复“群起夺地”，行見“日鑿吾土”，“罗掘一空”，而“臘臘中原”，也就“非复吾曹之故国”。他懼于“瓜分灭国之禍”，呼吁挽救“中国大陆”之“淪陷”，期望国人“愤慨以思，奋袂而起”。我們听听魯迅当年的悲憤而壯勇的呼声吧：

“中国者，中国人之中国，可容外族之研究，不容外族之探檢；可容外族之贊嘆，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！”

魯迅当时最感痛心的是：中国尽管遍地“宝藏”，竟任由

“殖民者”到处“覬覦”，肆意“探檢”。是誰“引盜入室，助之折桷撓栋，以速大廈之傾”呢？他追究禍首，不能不痛斥清朝的“老病昏潰之政府”。如此“政府”，面临殖民者“相率而談分割”，將“有何权力，敢遏其鋒”？也只有予取予求，拱手將一切“采掘权”讓于“异种人”。而一般殘民以逞的官僚紳商，“既飽嘗外人槍刃之風味，淫掠之德政，不敢不潛伏諂媚，以博未来之聖主欢，夺最爱之妻女，犹不敢怨，更何有于毫无愛想之片土哉。”魯迅当时痛快淋漓地斥責封建統治者的无耻卖国，我們在五十多年后讀了也不能不深深地感染到他的神聖的憤怒。魯迅当时直截地指出：这批无耻的卖国“民賊”，“实为外人僥；就是他們，害得“中国亦为孤儿，人得而撻楚魚肉之”。

就矿产論矿業，魯迅当时深以“地質學不發達”为慮。他認為國內“宝藏”，可說“无量”，但国人“昏昧乏識”，“麻木罔覺”，加以迷信“風水宅相之說”，不敢“采掘”而自“杜富源”，“謾藏不用”，終于“海盜”，而“握炭权之旧主，乃为采炭之奴”，是“亦惟地質學不發達故”。他因此撰述这篇關於中国地質的論著，以示創导，究明“中国大陆里面之情狀”，“報告吾族”，并闡述“地球之进化史”，借以破除“風水宅相之說”。然而，国人何以“昏昧”如此，竟“因迷信以弱國”呢？則又莫非“历代民賊所經營養成者矣”。在这里，魯迅的真知灼見，又从封建統治者的身上找出了禍根，有力地控訴了一貫施行愚民政策的“历代民賊”。

上面所述，是魯迅的“中国地質略論”中有关爱国言論的主要內容。当然，在这篇論著里，魯迅是只就矿产問題抒發他的爱国思想的，并不能代表他这个爱国主义者的完整的政治見解。但

从上面的这些言論看，用不着多加分析，也很可了解魯迅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識，而他的“科学救国”的理想，是显然結合着民主主义的要求的。應該說，“科学与民主”，这时已开始在魯迅的心目中形成为救国的方案了。我想，魯迅在1907年前后所以对民主主义有坚定的信仰而且具有卓識和远見，而在五四时期所以踔厉風發，成为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闡將，均可在这里寻出他的思想淵源的。

今天的中国，已經和他在五十多年前撰述这篇論著时的中国完全不同了；魯迅在他的論著中所“夢想”的祖国“独立”的“荣光”，已經全部成为現實了；魯迅終身为之奋斗的中国已真正是“中国人之中国”，真正是“可容外族之研究，不容外族之探檢；可容外族之贊嘆，不容外族之覬覦”了！我們欢欣鼓舞，我們也感觉到魯迅和我們一起在欢笑，我們还仿佛听见魯迅在縱声歌頌：

“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，……”

1956年10月16日

❶參閱“魯迅全集补遺續篇”的編校后記。“中国地質略論”即收在此書中。

❷見“中国矿产志”序，却完全可移作对“中国地質略論”的評价。